

# 悼康澤將軍

萬子霖

襄陽當南北要衝，殫盡而莫之濟；糧竭而莫之援。十七日閩部揚州，羸卒孤城，已分百死。忠烈昭黨國史乘，勞改而終不變；酷刑而終不屈。廿五載文山土室，丹心正氣，獨有千秋。

## 身罹百苦抗節不屈

康兆民（澤）將軍逝世的消息，已經大陸公布，香港共方的大公報正式揭載了！康將軍的親故友好聞訊，於本年八月五日，在台北市的善導

寺，舉行了一次特別的佛教式追思會，事前事後，相約不形諸文字，不見諸報章。原來經辦這件事的人，以為口口相約，最多只不過會到七、八十人而已；沒想到不期而來赴者竟達六、七百人

忠先生等。追思的儀式，莊嚴肅穆。康將軍的夫人朱素懷女士，哀戚而恭肅的接受弔者的致唁；兩位公子在靈堂上，以傳統的最敬禮（稽首）叩謝來賓。所收到的輓章不下三百餘件，佳作極多，因時間匆促，均未掛出，僅僅選了在台同仁名義所送，頗足以代表大家的心聲而論定康將軍在歷史上的地位，上面所引的這一副對聯，懸掛在康將軍英姿颯爽的遺像兩旁。集會中還非正式的公布了一件十多年前的一項機密文件，這項文件在當時或恐於康將軍不利而必須守密，到現在，人已經死了，照莊子的說法：死者是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敵於前，無顧於後的，衡情度理，應無再守密的必要了，謹節引如下：

「記得在前年黨務工作會議裏面，我曾經提到康澤同志在大陸上被俘囚禁之中，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，今天我願意重複提出來再說一回。康同志遭受共匪煉獄的折磨，身體早已衰謝不堪，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，這十多年，真不知道他是怎樣熬過的？他的××曾經見到他，其時正是大陸隆冬天氣，可是他卻還是破衣



康兆民（澤）將軍戎裝照

上將，現任國防部長高魁元上將，前台灣省政府主席黃杰將軍，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先生，祕書長鄭彥棻先生，立法院倪院長文亞，司法院田院長炯錦，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，國史館黃館長季陸，名經濟學家吳幹教授，白瑜教授，名心理學家陳雪屏教授，名政論家任卓宣教授，名流袁守謙先生，王新衡先生，鄧文儀先生，蕭化之先生，余紀

一襲，寒澈骨髓。他的××表示：無論共匪鼎鑊刀鋸，任何威脅利誘手段，都不能磨損他革命的意志。當他的××將要回來與他告別的時候，他曾經向他的××很低聲的叮嚀着說：『你回去要告訴在台灣的同志，國民黨只要能團結，就有希望，就必成功……』康同志這種見死不更其守，凜然的節概，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！」

「大家知道，康同志，原為在大陸時代青年團領導幹部之一，他曾經參加每一次的革命鬥爭工作，對黨團以往種種內外工作關係，和本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則，當然他最為了解，現在於其身罹百苦之餘，說出了我們黨的失敗之由，和復興之道，這不是他後悔莫及之言，而乃是的確獻出了他出自肺腑的血誠，這豈不是我們今日在會的每一同志所當瞿然、懷然、永矢勿諼，痛自懺悔，而寶貴的教訓麼？所可惜的，是他今日不能與我們同在台灣基地，來共同參加雪恥復仇的工作！念之令人痛楚！……」

### 打破歷史三項紀錄

上面引文中所說的「抗節不屈」、「煉獄的折磨」、「身罹百苦」、「見死不更其守」、「凜然的氣節」。可以算得是大書特書的蓋棺論定了。比一般的照例的送一方「勳業長昭」，「忠勤永念」的橫扁意義深長得多了！什麼是「煉獄的折磨」？什麼是「身罹百苦」？沒有當過共黨毛幫酷刑的人，也許不明白。據知道內情的人說：康將軍曾經被判「勞改」十一次，包括入零下二十七度的人間地獄似的佳木斯集中營；「他的牙齒

都脫落得快沒有了」，不是自然脫落；而是在受刑時，一顆一顆被老虎鉗鉗住，故意漫漫搖，漫漫扯，硬生生被拔落的。（當然不會打麻酔針）他的十隻手指的指甲，也是硬生生被剝光了的。他曾被判死刑三次。當第一次聆判時，他軍人本色的毅然立正，向偽軍事法庭行了一個軍禮說：

「謝謝！這是我的本分。」可是三次都沒有執行，而被毛澤東要花樣「特赦」了。使將軍壯志難酬，繼續忍受折磨，忍受苦難，一至於死。康將軍的死，打破了歷史上三項紀錄：第一他是因力竭自戕，負傷被俘，從容就義的；他沒有史閣部（可法）那樣幸運，一戰慷慨捐軀，痛痛快快，求仁得仁；第二他被俘後受盡煉獄般的酷刑，沒有如像文天祥那樣幸運，僅僅只是幽囚土室，空氣污濁而已！而且文丞相從被俘以至盡節柴市，前後只兩年餘，康將軍苦熬硬挺的時間是二十五年，比文山長達十倍；第三漢朝的蘇武持節使匈奴被拘留，自殺不死，被放牧羊北海，前後也不過十九年，而且有自由，無迫害，更無酷刑。綜將軍志節，可以說是堪與日月爭光，無負黨國的培育，領袖的訓誨；為天地立人極，為後死樹楷模了！誰都知道：毛共是擅長鬥爭的，無論你是什麼人（包括他們的偽元首劉少奇，偽憲法所載的接班人，毛以下的第二號大頭頭林彪）他們都有方法拿來鬥臭、鬥垮、鬥死，他們能任意褒貶榮辱任何人，豈容中國國民黨有此完人，對於一個失掉了自由的康將軍，會被捏造一些不實的事實，惡意的辱污侮罵，企圖毀滅他的人格，無寧說是應有之事；可是，這是無人相信的，也無損

將軍的冰操於萬一；何況將軍的大節無虧，皎如日月，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。國家有這樣忠勇的軍人，中國國民黨有這樣的堅貞黨員，領袖有這樣取義成仁的學生，可以昭告天下後世而無愧了！

往事重說，襄陽是怎樣陷落？康將軍是怎樣被俘的？有愛護康將軍的人，引用陳壽贊諸葛公的話說：「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。」其實這話並不盡然；康將軍從美國回來不久，辭熱河省政府主席而不就，受命於危難之際，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的司令官，他是單獨一個人去的，因為範圍太小，他的重要的幹部都沒有同去；而且事出倉卒，各負方面之責，一時也約集不來。他的子弟兵——別動隊所改編成的三個師，早在去美國遊歷之前，已經交給他的後任，不在華中。打仗是一個人能打的嗎？諸葛公以二州之地的弱蜀，當七州之地的強魏，連年動衆，恆踞其上。而且收姜維，殺張郃，斬王雙，使司馬宣王，甘受巾幗，畏蜀如虎，孰謂將略非其所長？要了解襄陽何以失陷？得稽考戰史，看看華中戰區整個的形勢：

(一)長江以北，黃河以南，大巴山以東最主要之敵，計有劉伯承、陳毅兩大股。陳毅和劉伯承之間，在戰略上有互相策應，互相掩護的任務。……當時陳毅主力，仍在魯西及黃河北岸，劉伯承主力則在方城、葉縣、襄城、禹縣、魯山之間。

(二)當時在華中戰區積極活動之敵，隸屬於劉伯承的野戰軍，計有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九、十、十二等八個縱隊，其中第四第九兩個縱

隊歸陳賡指揮；並有孔從周部約十五萬人歸劉伯承節制，箭頭直指襄樊。另有地方土共號稱「軍區部隊」協同動作，配合作戰。軍區部隊有皖西軍區，豫魯軍區，豫鄂皖軍區。江漢軍區等……劉伯承的野戰軍的主力，每一縱隊約一萬餘人；孔從周的三、八兩軍則盤踞伏牛山區，作劉伯承的外圍。大別山區的敵人，為集中兵力，鞏固地區，並將各軍和軍區部隊混合編成勁旅。

(三) 敵入野戰部隊的戰鬥力，華中剿總謂：「現不及國軍」；但敵軍軍區部隊的戰鬥力，則「較我方團隊為強。」原因是我地方團隊的幹部未經慎重選拔，缺少戰鬥訓練；而且敵方軍區部隊裏面多以一部份野戰軍編入作為基幹，能起領導作用。我地方團隊有時被敵人軍區部隊打擊，即請求國軍救援，反而牽制了國軍一部份兵力。綜計敵方劉伯承、陳賡、孔從周以及能戰耐戰的軍區部隊，人數約在四十萬至五十五萬之間。以上分析，係根據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將軍的談話。

### 械窳卒羸兵不滿萬

襄樊當南北要衝，峴山如冠，漢水如帶，白河好像斜角處的衣襟。它鎖鑰桐柏山與武當山。荆山以及大小洪山，環拱左右，雲澤當其大門。它是光化盆地的吞吐口，自古為兵家所必爭。三國以來，尤為天下重地。曹操赤壁之敗，既失江陵，而襄陽置戍，屹為藩捍；關壯繆在荊州營力爭之，攻殺于禁等七軍，兵勢甚盛。徐晃赴救，襄陽得以不下。曹操勞是曰：「全襄陽，子之力也。」

蓋魏人之保襄陽，如手足之救頭目然，後來吳人攻曹仁，司馬懿亦曰：「襄陽水陸之衝，禦寇之要地，不可失也。魏明帝是之，以為兵法所謂地有所必爭者，襄陽是也。晉人因之，羊祜，杜預相繼戍襄陽，進據險要，開建五城，收膏腴之利，奪吳人之資，由是石城以西，盡為晉有，卒以滅吳。宋岳武穆亦言，襄陽六郡，為恢復中原基本，宜先取之，以除德齊之患，故竭其全力，討李成于襄陽，一戰克之。奠定南宋偏安百年之基礎。凡此，皆兵家常識，可惜號稱小諸葛的白總司令，對於兵要地理，似不甚措意，二顧（亭林、祖禹）之書——天下郡國利病書，讀史方輿紀要，似亦未嘗寓目，對襄陽的保衛，關注，不甚積極。配屬於第十五綏靖區，歸康將軍指揮的，只有三個旅，（後來新成立一個警衛營）照國軍三三制的編制，總數不超過一萬人。（對外號稱一師二旅共三萬人）三個旅當中，有兩個旅是川軍潘文華的舊部，十足的雜牌隊伍。士卒多逾齡老兵，手中的武器，也是年高德劭的民國七年，成都兵工廠的川造槍，唯一的重武器是迫擊砲，可惜軍械局發下來的砲彈的中徑與砲的口徑不相配合，砲彈上膛之後，還可以搖得蹦蹦的響。要說用來殺敵，只有碰運氣，運氣好飛幾百把碼，運氣壞一出砲口就「下蛋」，當場出彩把自己人炸得七渾八素。另外一個旅到是最好最好的美式裝備，美式訓練，戰鬥力極強的部隊。康兵團的布署，是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來防守城外地，居高臨下，以逸待勞，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來守城。襄陽城郊的防衛工事，康到任後，早就造好的

以這一個美式裝備旅為主力，是兩個營的守備計劃，這個旅有六個營，只要有兩個營進入陣地，即可構成十二種火網，其餘的部隊可以輪番休息更替。因為這個旅所擁有的都是嶄新犀利的美式新武器，有藏在山洞裏面，憑儀器觀測，轉幾個彎射出來殺敵，而且命中率極高的曲射砲等等，火力強自然威力也就大。有這樣一支勁旅守備襄陽，襄陽城真可以說是固若金湯的；可是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？——也許讀者心裏明白，華中剿總以十二道金牌的方式，把這一個旅調走了。這樣一來，保衛大襄樊的責任，當然，就只好落到械窳卒羸的總數不到八千人的這兩旅川軍肩上了！其情形有如先斬斷了一個拳擊手的右臂，然後要他上台去向拳王喬路易或福爾曼挑戰。中央知道這種情形後，曾十萬火急的「手令」立即為這兩旅川軍換發最新最好的槍械，可是我們的「科員政治」坑死人，只輕飄飄的以「庫無存儲」四個字就把「手令」給搪塞過去，——當然，也可能有潛伏的劉斐（為章）吳石之流的人在暗中幫忙。康將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領到少數的新武器，包括卡賓槍，擲彈筒，輕、重機槍等……：剛够裝備好一個警衛營，用來擔任城防。請問：面對數以十萬計的強大敵人，這個「樊」怎麼「應」？而且我們當時的一貫作風，指揮官是無權主動的自由選擇有利的時、地來作戰的：只能被動的死守住一點來挨打，來被吃，再好的「將略」又怎麼「略」得起來？可惜「小諸葛」當時是在漢口，不在襄陽，如果他在襄陽，只好請他「上城樓」「觀山景」唱一曲「西城弄險」了。

這和魏武帝的保襄陽如手足之救頭目，岳飛的視襄陽如心膂，是多麼不同啊！可是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大家都說他是小諸葛，而且是他掌握華中戰區的指揮大權。以他之驕橫，中央對桂系軍要也莫奈他何！我想：像這樣不顧大局的指揮，不能算是「諸葛」之所以為「亮」；只好成其「葛亮」之所以為「諸葛」罷！後世史家於此當有公正的定評。

### 人為血人馬為血馬

襄樊保衛戰，從卅七年七月一日開始，在雙方備戰時期，康將軍的副手，副司令官郭鄂祺中將，經常輕軍簡從（大多時候是單獨一個人）渡河到樊城去「視察陣地」。但頗為奇怪的是戍守陣地的官兵却不常見他的面。他到樊城那邊，究竟跟那些人接觸，作些什麼？不得而知。郭是民國初年，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，與李家鈺，陳鼎勳這批人是同學，他們這批人號稱軍官系，在四川軍閥派系中是保定系，速成系以外的一個第三勢力。他的資格相當老到是真的。四川內戰時期，他十足的是一員猛將，綽號郭莽（川音讀「尤」），與共酋劉伯承同隸老一軍熊克武部，同任團長，誼屬同袍，有相當深厚的交情。現在雙方處於敵對狀態，共黨統戰滲透的手段是無孔不入的，劉瞎子（劉伯承綽號，因為他只有「一隻眼」）是否曾經透過某種關係，與郭進行聯絡，不得而知，只好存疑；有一點值得一提的，郭之就任這個副司令官的職務，是十分十分勉強的，他公開的發牢騷，以他的資格、經歷、戰功，不應該再去做黃埔學生的部下。不過康將軍很推崇他，雙方相

處得極好。襄陽保衛戰從城守，到逐屋爭奪，他是盡了他的力的，沒有絲毫放水的迹象，最後把康將軍舉槍自殺的手打下來，使康將軍未能壯烈成仁，不幸而落得受傷被俘的也就是他。他是同時被俘，受劉伯承禮遇而釋放回來的職位最高人。其次才是參謀長易謙，政務處長燕德炎，……等。

康將軍在保衛襄陽樊之戰中，充分的表現了他的組織能力。國軍人數雖少，但地方國隊紛紛奉命集結或自動馳赴戰場，支援並協同國軍作戰的初達一萬三千餘人，一般婦孺老弱，也自動的過懸殊，而且此時共方的野戰軍，是已經蘇聯把在東北擄獲的武器用來裝備過的，可以說是器械精良，士飽馬騰，二十四生的口徑，三十二生的口徑的攻城重砲，山砲、野砲、坦克車、裝甲車，……應有盡有，非復當年在江西，在陝北的吳下阿蒙。好在國軍工事築得好，憑險固守，逐點爭奪，敵軍立於暴露的攻擊的地位，所以所付的代價是極大的。共軍的戰法一貫是探人海戰術，把手無寸鐵的無辜的平民，老弱驅迫起當第一波，銷耗國軍的彈藥，接着是他們的軍區部隊作第二、三波；最後出動的才是戰力極強的正規的野戰軍。樊城方面的前哨戰，並不算太激烈，攻守雙方都未拿出真正的力量，國軍之力單薄，地方團隊的戰鬥力有限，無法承受敵人的壓力，是意中之事。相持至七月九日，國軍奉命撤守，目的在厚集兵力，保衛襄陽。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京滬各報載中央社漢口十日電：「樊城守軍為戰略上需要，已自動撤至襄陽，加強守備」。又載

，中央社漢口十日電：「豫西鄂北陳、劉、孔、各匪部，近來集中約四五萬家，進窺襄樊，連日經此間空軍不斷轟擊，頗有收獲。據息：襄陽守軍力量足應付匪部攻勢，國軍各路增援部隊，且夕即可到達，可能繼續東以後，再演一次鄂北主力決戰。」又載：中央社漢口十日電：「沿襄河東犯襄樊之大股匪軍，正與我地面守軍，在襄陽西南山地對峙中，由於我軍之機靈活躍，致使匪軍白晝不敢蠢動，完全隱伏於山谷叢林中，十日我軍復出動機隊多批，盤旋於戰地上空，與保衛襄樊之國軍，切取聯繫，先後將萬山……等處之匪軍工事，悉予炸毀，並斃匪三百餘名。」七月十二日京滬各報載：中央社漢口十一日電：「襄陽外圍戰爭正激烈進行，國軍有力部隊正向該方面馳援，國軍仍固守外圍虎頭山，真武山等重要據點。擊斃進犯之敵二千。」上海大公報十二日電：「該報十一日漢口專電：「襄陽保衛戰仍在激烈進行中，漢口基地機羣，十一日先後在襄陽以南、以西的十字路，潭溪湖，真武山等六處，炸斃匪軍四百餘名；並在襄陽東北的三角洲附近，擊斃渡河進犯的匪軍五百餘名」。綜合以上的消息，可以看出，死守襄陽的國軍，除了空軍每天有或多或少機羣支援之外，沒有看見過「有力部隊」「馳援」的影子。康將軍統率指揮的這兩旅「老牌」川軍，為了忠於國家，忠於領袖，更為了主官是四川人，「不要丟四川人的臉」這一念，在絕對優勢的敵人如暴雨，如雷霆般的炮火之下，寸土必爭的硬拚老命。萬山之戰，尖山之戰，扁山之戰，大嶺之戰，張家莊之戰，羅家灣之戰，都使敵

人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渠，死傷以萬計。因為怕影響剿總心理，遲滯友軍來援，有利的戰果，都未敢多報告。康將軍和陪同他督戰的幕僚，三日三夜，目不交睫，兩眼通紅，人為血人，馬為血馬。每天，只有國軍的機羣飛臨上空之際，才得喘一口氣。到了夜間，便是敵軍優勢戰力發揮的時候，先是炮轟，接着是坦克出動，步兵出擊，如蝗如蟻的密集衝鋒，國軍雖有優良的美式工事（鋼筋水泥結構）沒有美式的武器，用民國七年的川造槍，跟曲射砲的掩體無論如何也配合不上。臨了，只好一步一步敗退下來，作城守之計了。

### 固守襄陽糧盡彈竭

十四日上海大公報載該報十三日漢口專電：「襄陽仍在國軍固守中，雖外圍放棄少數據點，但軍民合作，情緒極好。各路援軍，正漏夜趕往，就可以到達。近來這裏（指漢口）關於軍事消息的發布，因無人負責，致軍事上的實際情況，無法透露。一般人都很苦悶。」十七日上海大公報載該報十六日漢口電：「襄陽保衛戰已進入極慘烈階段，漢口基地空軍，十六日分批炸炸匪軍陣地。計先後在襄陽東北的三角洲，牟尼庵，黃山腦，梁家咀；襄陽以南的羅家街，峴泉寺，石灰窰，錢家營，及以西的七里店，萬山，尹家集等地，炸斃正在進行或休息的匪約二千餘。」襄陽是苦撐到卅七年七月十七日彈盡糧竭，才陷落的。城郊保衛戰的進行，十分悲慘壯烈。先是湖北第三行政區的行政督察專員李朗星，建議康將軍突圍轉進。他的理由是：「你是第十五

綏靖區的司令官，只要不離開十五綏靖區汎地，儘可選擇任何有利的地方，利用任何城池，山岳、河川、保存戰力，與敵周旋，不算是失職；對敵人來說，你的目標太大，來自敵方情報，敵人對於你，志在必得，不惜下任何大的賭注，——犧牲十萬人亦所不惜；你一突圍撤離，襄陽城的壓力馬上減輕；我是地方官，守土有責，守城的任務，由我來負責。」李朗星是當地土著，地方情形熟悉，人緣極好，號召力也強，襄陽保衛戰我地方團隊先後奉徵調或自動來參戰的先是萬餘人，後來增加到兩萬兩千多人，李朗星及襄陽縣長方殿甲的協助，不為無功。李朗星的建議，不是沒有見地。可是，康將軍基於對國家的忠誠以及自己的責任，斷然拒絕了，城破之前，李朗星衣冠整齊的提了一隻大皮包去見康將軍，向將軍表示「願共存亡」，並慷慨大言：「從前史閣部（可法）在揚州殉國，揚州太守任民育是穿起整齊的官服，在知府衙門大堂上成仁的。今將軍忠肝若鐵石，朗星竊欲效任民育，俾他年與將軍同傳耳。」及至城破之日，李朗星把外面的「官服」一脫，裏面穿的却是一套破舊的，前胸後背都有斗大的紅十字的衛生隊的標準制服，大皮包裏面不是公文印信，却是一隻救急藥囊、紗布、藥棉、紅藥水、阿司匹靈，色色俱全，這位太守，就這樣聰明的搖身一變雜在亂離的人羣中，溜之乎也。大陸淪陷，李來台灣，住在台北縣中和鄉，見不得人，和他熟識的人間接或開玩笑式的叫他「任太守」或「任民育」。外慚清談，內愧神明；加上家庭發生變故，結果幾年前上吊自殺了！

他這一吊，吊錯了地方，如果不是中和鄉而是襄陽專員公署的大堂上，其價值為何如？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的古訓，豈不信然。

轉回頭再說襄陽城的保衛戰，襄陽濱漢水，負荆山，城郊的勝跡有峴山、鹿門、墮淚碑、夫人城、王粲樓、臥龍崗等，大都為山岳丘陵地。就戰爭的觀點言：環城的山岳高地，被敵人佔領之後，在敵人大砲機槍俯瞰轟擊掃射之下，根本就是無法守的。老式的城牆護城河，固然不管用，江西剿匪時代的礮堡也派不上用場，比較可靠的還是坑道，濠塹，敵人攻進城後，雙方短兵相接，巨砲不敢再轟，康兵團的司令部楊家祠堂，以及城區內較好的民房所有的土牆，磚牆均經鑿成了蜂窩似的射擊孔，（這是郭勳祺督率官兵匠人在一天一夜之間鑿成的。）在巷戰逐屋爭奪時倒發揮了相當的威力，射殺不少敵人；幾條主要的大街上，屍骸枕藉。可惜，後來經不起敵人開進城的坦克車，三衝兩衝，棟折榑崩，牆倒壁塌，抵抗也就不得不終止。坑道的進出口都是利用民房或公共建築的隱蔽處，坑道裏面四通八達，我方明白，敵人只好瞎摸瞎闖。在坑道裏面作戰，敵人的大砲坦克都用不上，武器上雙方才拉平。担任城防的部隊以新編的警衛營為主力，上文說過，這一營都是中央新配給最新最精良的武器，營長是陝西三原人樊亮。（明世）這位樊營長家世苦寒，沒有受過什麼正規的教育，行伍出身，在陝軍公秉藩（屏軒）部下積功升至排長，憑自修也有高初中學生程度。後來公秉藩師奉命撥歸別動總隊指揮。因此，樊亮被康將軍賞識，不次超

遷，担任過別動總隊第三大隊的大隊附。樊亮人長得很漂亮，有點像太史公筆下的張良——貌如婦人好女。平時說話，也有點羞赧，可是打起仗來，却兇得狠，活像一隻發怒的獅子，又飢又渴的猛虎，總是身先士卒領導部下猛打，窮追。死纏着敵人不放。在江西剿匪的時候，就曾經率領起二十七個別動隊隊員，與方志敏匪大股遭遇，他利用地形以及優越的武器，堅強的抵抗百倍於他的敵人兩日一夜，後來他本人雖負重傷，敵人傷亡二百餘人，結果被打退。康將軍讀史有得，常說：「國家如果是一個開創或復興的局面，一定是『用人惟才』，所謂『內舉不避親，外舉不避仇』。」（祈黃羊）「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，其功多者賞之，其能當者處之。」（樂毅）既不限資格，更不講關係，一個守成的局面，就講資格，循法規條例，一板一眼；一到衰敗的時期，什麼都不講，只講關係了。他是一向主張「用人惟才」的，所以用並非軍校出身的樊亮做中校警衛營長，樊中校把這一營人的戰鬥力發揮至最高的極限，向敵人索取了上百倍的代價。敵人對我們的抗道，用集束手榴彈羣來炸，用水來灌，用汽油來灌燒，百計俱窮。最後找尋到了進出口，使用毒氣四方八面來薰。樊中校和警衛營的官兵，堅持戰鬥，戰至最後，無一人生還。論者，把樊亮比着岳飛部下的楊再興，足以當之無愧了；康將軍向八十五軍二十一師借調來的一個連，與樊營同樣的忠勇壯烈，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一槍一彈。康將軍自殺的手被郭勳祺打下來，身負重傷，被敵人尋獲後，是用担架抬出坑道的。因受重傷又兼中

毒，人是昏迷的。這些碧血丹心的忠勇的事實，都是康將軍身邊的侍從人員，脫險歸來，親自告訴筆者，並經過訪有關是役的友朋查證實在的。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出版的湖北文獻載有夏欽三先生憶襄陽一文，有云：「我們目擊劫後城池，形同廢墟。血流成渠，屍積如山，那一股強烈的血腥腐臭，真令人心軟，鼻酸淚落。且城牆半倒，雉堞全塌，當我們到達楊家祠堂時，見康氏自殺的血漬猶在。……」可見此一戰役之慘烈。郭勳祺偽裝耳聾，被釋放回來後，任何人問到襄陽戰後的事情，他都用兩手分指兩耳，表示聽不見，拒不作答。這位莽子，也是粗中有細的。

### 只要團結，就必成功。

七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載該報十九日漢口專電：「（一）宛西的匪軍，近又蠢動。劉伯承的第十一縱隊和陳賡的三、八兩縱隊，已由舞陽竄到方城東北。（二）馳援方城的國軍，正由自忠（宣城）向北疾進。」真是活見鬼，從自忠到襄陽的公路早已修築完成（地圖上粗黑線）如果用卡車，幾個鐘頭就可到達；就用徒步，也不會超過兩天，為什麼早一個星期，早三天五天不「向北疾進」去援救襄陽？一直等十七日襄陽陷入敵手，主將被俘兩天之後才「馳援」？而且並不如電訊所報導，事實上是一延再延，三拖四拖，一直拖延到八月五日（襄陽淪陷十九天之後）援軍才到達。上海大公報五日漢口專電：「襄陽外國國軍，四日起分兩路向城區進攻。陸軍通訊較慢，據軍方接空軍方面偵察報告，國軍已在五日下午肅清殘匪，

列隊進城。圍攻了好幾天的南漳城，也在五日一同收復。……」另訊：「國軍進入襄陽城內，已經華中剿匪總部在五日晚十二時證實。」一個巧合，據宋新民兄告筆者，十五綏靖區的部隊代號正好是三七八五（與三十七年八月五日合），筆者於康將軍為部屬，為同志，今境迫桑榆，已為明時所棄，所志所業，百念俱灰，惟於故國山川，故人忠烈，惓惓不能去懷！落月屋梁，每於夢中時一見之。前文中所提到的幾位忠奸不同的人，與筆者俱無恩怨，只是基於後死者的責任感，把所知所聞的第一手資料忠實的紀錄下來，供天下後世借鑑。如果國軍團結，當時能够「護襄陽如頭目」，「視襄陽如心膂」，不拖延到陷落了十九天之後援軍才姗姗到達，以康將軍的剛毅英斷，對國家對領袖的丹忱，加上襄陽守軍的忠勇，把襄陽守住，整個的華中戰局是穩得住的，對敵全面的作戰，何至於一敗塗地！在桂系軍閥指使下的張軫小丑，怎敢在信陽發出逼 總統下野的通電？「羊祜勳名垂峴首，馬援功未竟壺頭」天下後世，必有知康將軍者。康將軍愛人才若饑渴；視袍澤如手足；待學生若子弟；事親孝；事上忠；宜其名垂青史。康夫人在台，二十餘年來茹苦含辛，所幸政府時加照顧，得以撫育二子成立。兩公子亦均能善繼父志獻身軍旅。至於康將軍冰操潔骨，大節無虧，淺舉一事證明：這次在台北善導寺的追思會，所有開支的費用，都是公家負擔的。請大家記住康將軍的話：「國民黨只要能團結，就有希望，就必成功。」書此泫然，不知涕泗之何從？「人亡邦瘁」又不懂為將軍悲了。